



14
1544
27



按唐宋業書曾刻了翁經外雜抄二卷此纔乃十分
之三大段相類而互有異同古人於說部往往歷年
成書各種而後併歸一此當是初本也兩村李調元
序

按唐宋業書曾刻了翁經外雜抄二卷此纔乃十分
之三大段相類而互有異同古人於說部徃徃歷年
成書各種而後併歸一此當是初本也雨村李調元
序

鶴山筆錄

宋濂

魏了

翁華撰

綿州李調元

兩定村

蕭望之傳引恭石顯等建白望之前將軍輔政欲排
 退許史專權擅朝幸得不坐復賜爵邑與聞政事
 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上師古
 曰言歸惡於天子也師丹傳歸非於朕朕隱君不
 宣為君受愆又云獲虛采名謗譏句句愚按歸非
 歸惡等此已有之

至道初呂蒙正罷相以僕射奉朝請上曰蒙正今退
 一在班列寂寞想其目穿望復位矣劉昌言曰僕射

非寂寞之地且亦不聞蒙正鬱悒及劉昌言罷上
問趙鎔等曰頗見昌言否涕泣否曰與臣等談多
至流涕錢若水曰實未嘗涕泣鎔等迎合上意若
水因自念上待輔臣若此蓋未嘗有秉節高邁不
貪名勢能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人主遂貽上之輕
鄙將以滿歲移疾遂草章求解職會宴駕不果上
及今上之初年再表遜位乃得請至道元年趙鎔
劉昌言向敏中俱爲同知密院正月昌言罷若水
代之愚謂若水旣知爲上所鄙而不卽去乃謂將
以滿歲移疾遂草章求解政會宴駕不果上然則

是終太宗之世無一人引去者宜爲人主所薄也
且劉昌言能明吕公未嘗鬱悒則必不以已之罷
政對人流涕小人鄙淺逢迎以壞人主心術大抵
若此

至道元年正月吕端寇準爲參政鎔若水與敏中俱
爲同樞然則若問西府敏中亦聞上語也而獨無
一言何哉

晉郭奕字大業爲野王令羊祐嘗過之奕歎曰羊叔
子何必減郭大業少還復往又歎曰羊叔子去人
遠矣遂送祐出界數百里坐此免官 陳后山爲

徐州教授東坡知杭州道由南京陳告守孫覺願
往見而覺不許乃託病謁告來南京送別同舟東
下至宿而歸爲劉安世所彈所賦平生羊荊州遠
送不作遠詩以此 唐楊憑貶臨賀尉姻友憚累
無往候者善客徐晦獨至藍田慰餞呂夷簡遽表
爲監察御史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 太學
生薛約師事陽城坐言事徙連州城送之郊上以
爲黨出城道州刺史 四事相類而得失不同
陸機漢高功臣贊茫茫宇宙上墜下黷慘楚錦反黷
渴也

甘延壽傳試弁爲期門 哀帝贊卞射 並以爲卞
爲手搏

何武等贊故曰依世則廢道違俗則危殆此古人所
以難於受爵位也上文云武嘉區區以一簣障江
河用沒其身丹與董宏更受賞罰言宏用則丹免
丹黜則宏封最後宏爲庶人丹受國邑故曰者必
古有是語註不及

蘇文忠嘗云圖王不成其弊猶可以霸石徂徠詩勉
師愚等汝不聞圖王不成猶可霸舜與我俱人學
之則舜也蘇以前固有此語

呂東萊策問諸生云夫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萃百
王致治之法而著之六經成而不試付其責於後
人以俟其驗至於今千有餘年矣云云自六經既
成之後尙爲未試之書也

前輩云相見又無事不來還憶君后山亦云每逢無
可語暫阻卽相求此用阮脩語意有所思率爾褰
裳不避晨夕至或無言但忻然相對

黃太史跋送窮文擬楊子雲逐貧賦語稍莊文采過
之如子雲解嘲擬宋玉答客難退之進學解擬子
雲解嘲柳子厚晉問擬枚乘七發皆文采之美也

至於追琢前人如班孟堅之賓戲崔伯庭之達旨
蔡伯喈之釋誨僅可觀焉况其下者乎

宋玉招魂像設君室靜間安些按此則人死而設形
貌於室以事之乃楚俗也

按經傳所說終南山一名太一亦名終南據張衡西
京賦云終南太一隆窟崔峯潘岳西征賦云九嶷
截薛太一龍崧面終南而背雲陽跨平原而連嶠
冢然則終南太一非一山也

按周禮玉之美者曰球其次爲藍蓋以縣出美玉故
曰藍田苦泉在朝邑縣西北三十里其水鹹苦羊

飲之肥而美今於泉側置羊牧故俗諺云苦泉羊酪水漿

石鼓文在天興縣南二十許里石形如鼓其數有十蓋紀周宣王畋獵之事其文卽史籀之迹也正觀中吏部侍郎蘇勗紀其事云虞褚歐陽共稱古妙雖歲久訛闕遺跡尙有可觀而歷代紀地理者不存記錄尤可歎息

後魏孝明帝神龜元年置大斌縣屬上郡周隋不改大斌者取稽奴懷化文武雜半之義

張仁愿築三受降城不置壅門及却敵戰具或問曰邊城禦戰之所不爲守備何也仁愿曰寇若至此當併力出戰回顧望城猶須斬之何用守備生其退而之心其後常元楷爲總管始築壅門議者劣之

蘇秦說韓王曰韓有劍戟出於棠溪蔡州西平縣西界棠溪村是也縣又有龍泉可以淬刀劍

肅宗白亭海方俗之間河北得水便名爲河塞外有水便名爲海李吉甫元和郡縣志中錄此書比其他地志頗爲有益於學者上焉紀三國南北朝遷改稍詳下焉接乎本朝郡縣之制不甚相遠而又

記載阨塞貢賦得書事之實吉甫在唐不得爲賢宰相然體國經野於此尙可考不可以人廢言也東漢公孫瓚記過忘善睚眦必報州里善士名在其右瓚必以法害之常言衣冠皆自有職分富貴不謝人惠故所寵愛類多商販庸兒所在侵暴百姓怨之按此病自王蔡秦史以來多有之

景祐中賈文元言諸道州有合避親三等舉人乞詔漕臣彙聚更命官較試十取三焉今運司貢事坊於此記得唐人有別頭試

洪範五行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說曰木東方也於易地上之木爲觀其於王事威儀容貌亦可觀者也弃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爲妻則火不炎上說曰火南方揚光輝爲明者也其於王者南面向明而治治宮室飾臺榭內淫寵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說曰土中央生萬物者也其於王者爲內事宮室夫婦親屬亦相生者也好攻戰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復革說曰金西方萬物旣成殺氣之始也故立秋而鷹隼擊秋分而微霜降其於王事出軍行師把旄杖鉞誓士衆抗威武所以

征畔逆止暴亂也簡宗廟不祈祠廢祭祀逆天時
 則水不潤下說曰水北方終滅萬物者也其於人
 道終而形滅精神放越聖人爲宗廟以收魂氣春
 秋祭祀以終孝道右漢書五行志云董仲舒治公
 羊春秋始推陰陽爲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
 梁春秋數其禍福傳或作傳以洪範與仲舒錯錯互不同
 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春秋意亦已垂矣言五行
 傳又頗不同是以鑑仲舒劉向歆傳載睦孟夏侯
 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所陳行事訖於王莽舉十
 二世以傳春秋著於篇按此其說亦不可廢故記

於此以俟撫討

通鑑宋文帝十七年上以司徒義康嫌隙已著將成

禍亂誅其黨劉湛等出義康鎮豫章史載江州刺史殷景

仁臥疾五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往來日以十數影

迹周密莫有知者收湛之日上忽召景仁誅討處

分一皆委之五年臥疾而人莫能知其爲人深險

可見宋文與此等人謀國安得不虧君臣之義賊

兄弟之恩乎

魏邢顥爲平原侯家丞防閑以禮由是不合庶子劉

楨諫曰君侯採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虞喜

曰世人奇諸葛之英辯而哂呂岱之無對是樂春藻之繁華而忌秋實之甘口也春華秋實二事相似

詩牆有茨韋史傳茨簷賤士本無官情茨亦草也史記茅茨不翦注屋蓋曰茅茨以茅覆屋則茨又爲屋蓋

王介甫元豐七年罷相居鍾山作兩元豐行元豐聖人與天通十月五日一雨風或謂徼倖再相

王介甫千枝孫嶧陽萬本母淇奧孫枝取杜子美賦桐華未吐孫枝之鸞鳳相鮮此未害如母淇奧稍

牽強李注云世俗謂慈竹爲子母竹

爾雅科斗一名活東吳苑龜字元緒桑字子明

蔡卞本末詳見介甫示元度詩注

哀公四年爲一昔之期注夜結期也

吳中書令賀卻曰比年以來朝列紛雜真偽相質人執反理之評士持詭道之論遂使清議變濁忠臣結舌按反理詭道蓋君子小人陰陽之性相反如君子好遯小人否小人用壯君子罔

胡明仲評諸葛亮當此之時蜀喪元帥慘戚而歸魏師歡欣奏凱振旅一榮一悴存亡關焉時運不畱

世代遷改向之成敗利鈍皆爲陳迹而青史所載赫赫若前日事孔明忠義之行節制之兵皆可詳細思惟反覆叅攷使人愜氣激昂因以興起而曹操司馬懿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羯奴猶羞而不取然則猶夸奪雄伯於俄頃間何足道哉以是知今古一心理無間斷又評唐太宗功業者應時而造時運旣往特陳迹耳而行事是非出於人心有不可泯沒者後世將於是焉以爲師資可不辨乎楊再思堯再思貴爲宰相一善無聞而有兩足狐之號自無知者觀之必以謂賢於張柬之

崔元暉之徒矣使其自處亦必曰白璧不可爲吾寧以偷合而全身也嗚呼天地久遠人以一身生死其間何啻白駒之過隙君子所以異乎小人者勉勉於爲善不與艸木俱腐耳使柬之元暉之徒無善可稱而又罹冤橫是誠再思之不若也故君子不較榮辱成敗於一日以千載自期而已矣高駉被囚君子之事其心不以一物自累衣服飲食不得則不生猶直寄焉餘可知矣虛明正靜可以監天地照萬物何往而不適此等語皆有益世教兩龔傳龔勝曰竊見國家徵醫常爲駕徵賢者宜駕

上曰大夫乘私車來耶宜爲駕漢時招賢已乘私車

韓福歸詔行道舍傳舍縣次具酒肉食從者及馬邴漢龔勝歸亦詔行道舍宿歲時羊酒衣衾皆如韓福故事師古曰于傳舍上若今官人行道過驛也按此時有詔不舍宿

李林甫身未及寒剖棺抉口夷諸庶人以葬十九年所積悖入之貨還歸於官子孫竄流親黨披敗前日之威勢富貴一旦如飛煙浮塵不可搏玩未用遠引前古與之同朝者裴耀卿張九齡嚴挺之盧

絢諸人生榮死哀曾無此患而國忠終不監戒隨以族滅

王介甫宰嚭詩相臣本自繫安危賤妾何能作禍基但願君王誅宰嚭不愁宮裏有西施李泰伯詩若教管仲身長在宮內何妨有六人程正叔云管仲時威公之心未蠹也若已蠹雖管仲奈何未有心蠹尙能用管仲之理程說知本王李何其謬也

竹垞自粵遊回鈔鶴山筆錄一卷見眎予意必陳腐滿紙漫不省也近因箋注蘇詩試取檢閱則見辨核紀錄皆有真趣卓乎小說名家毛氏

津逮既鐫其題跋而不及此想汲古閣中亦無
此藏本也爰校正一二譌字命兒子承加意精
抄儲之說類悔餘老書

編山筆錄畢

宋勝非秀水陶居錄云趙鼎起於白屋有
鄉朴之狀一旦得志驟為驕侈以臨安相府
為不可居別置大堂環植花竹日焚燔香
數十斤使煙篆四合謂之香雲李心傳引
之舊聞澄誤中不一置辨固疑其有漸詞
是以不旋踵而怨讟叢集幸以身免抑証
之錄遺足恤乎然考史鼎嘗與修哲宗實
錄其間辨宣仁之冤証正裕陵之祀享忠
直筆識者鑒之且即是編所紀當乘輿播
遷之餘語所疏議動合事機其奏釋張浚

等事委中開導有古大臣風烈巨矣可以
勝此一人之議而少之也童山李調元而村識

建炎筆錄序甲

建炎筆錄卷上

本集名 巳酉筆錄

宋 趙鼎 撰 綿州 李調元 雨村 校定

建炎三年巳酉歲

正月車駕在維揚是月末金人侵宿泗前一月巳有
南侵之報遣苗傅以所部兵扈衛隆祐太后往杭州
二月車駕在維揚 初一日急奏至朝廷不以爲然
上獨憂之是日遣劉正彥以所部兵從皇子六宮往
杭州是晚出門 初二日皇子六宮渡江 初三日
上御殿執政奏事未退御前所遣探事小黃門馳騎
告急上卽日出門渡江幸浙西 十二日車駕至杭

二十二日某買舟泛錢塘江之衢是月中書侍郎
朱勝非拜右僕射翰林學士葉夢得除尚書左丞御
史中丞張徽除尚書右丞宰相黃潛善汪伯彥並罷
三月車駕在杭是月初葉夢得罷 初五日苗傅劉
正彥殺簽書樞密院王淵誅宦者遂成明受之禍是
日某至衢泊舟門外浮石渡 初七日是夜明受赦
過 初十日準尚書省劄子二月某日奉聖旨趙某
召赴都堂審察仍令閤門引見上殿初車駕至杭百
官至者十無一二有旨都司侍從各薦二人右司員
外郎黃槩以某應詔 十一日準尚書省劄子催赴

行在所 二十八日發衢州趨行在所

四月車駕在杭州 初二日上復辟隆祐太后垂簾
同聽政苗傅劉正彥皆建節賜誓書鐵券充京西制
置使俾提兵而去是日某至杭州門外且聞勤王兵
至乃入門 初三日苗傅劉正彥引兵拒韓世忠於
臨平山下世忠死戰二賊大敗是晚拔寨而遁 初
四日韓世忠劉光世張俊出見是日隆祐太后卷簾
初五日知樞密院事張俊簽書樞密院事呂頤浩
至 初六日宣制呂頤浩拜右僕射初車駕渡江命
頤浩簽書密院充沿江制置使控扼大江又命中書

侍郎朱勝非禮部侍郎張浚留平江控扼海道勝非尋入相浚獨留泊明受之變浚與統制官張俊密計勤王議既定以書招願浩劉光世既而韓世忠自淮揚至遂舉勤王之師先是浚遣進士馮轡問道入杭貽書執政且詰二賊以明受之事請以上爲皇太弟總兵北伐皇子爲皇太姪監國二賊始懼乃命浚知樞密院事趣令還闕供職浚不至二賊請以兵誅浚隆祐難之遂謫浚散官安置浚不奉命至是乃命願浩作相浚仍舊知樞密院尋以翰林學士李邴參知政事御史中丞鄭穀簽書樞密院馮轡者前此旣預

返正之議自白衣一命奉議郎工部員外郎仍賜緋魚 十三日某奉恩除司勳員外郎 十九日車駕幸建康發杭州百司扈從齊發遂遣韓世忠追捕苗傅劉正彥是月末又以翰林學士滕康同簽書樞密院

五月初一日車駕至無錫 初三日車駕至鎮江某始供職百司水陸從便 初十日某至建康前一日車駕已至以保寧寺爲行宮 十五日真州報知樞密事張浚爲高郵賊薛慶拘留浚自鎮江徑渡往彼撫諭慶欲邀厚賞故脅留之三日乃以兵衛之而出

上初聞憂甚遣統制官王璣提兵往平其事璣始渡江浚已歸矣 十八日浚歸初得真州報有旨罷知樞密院既歸仍舊

六月車駕在建康 初一日對先是以黃槩薦得旨上殿張浚至杭又薦對至是以郎官初除合是三者對于行宮 初三日有旨以久雨多寒召郎官以上赴都堂條具時政闕失可以弭天變收人心召和氣者是日韓世忠生致苗劉二賊獻於行在並伏法十五日浚進呈入蜀官屬上獨留某欲除言事官是日有旨趙某令上殿奏事先是浚被命充川陝宣撫

使議以某爲主管機宜文字卽始薦之意也 二十

日某蒙恩除左司諫先有旨奏事未對間有是命

七月車駕在建康 初一日對自是以言事數對不

復記 初七日某蒙恩除殿中侍御史是月皇子薨簽書樞密院鄭穀薨於位參知政事李邴罷資政殿學士王綯除參知政事兵部尚書周望同簽書樞密院

八月車駕在建康 十三日執政率百官辭太后於內東門先是有旨以百司閑慢細務常程注授之類並從太后之洪州謂之從衛三省樞密院簽書樞密

院滕康除資政殿學士主行其事吏部尚書劉珪除
資政殿學士副之恩數並同二府

閏八月車駕在建康 初一日有旨召百官赴都堂
議巡幸岳鄂吳越利害始張浚入蜀議定幸岳鄂庶
幾聲援相接至是議者多以吳越爲便遂改前議
十三日宣制右僕射呂頤浩遷左僕射知樞密院事
杜充拜右僕射充自在京留守除知樞密院召還上
以委寄之重恐其意未滿遂拜相 十四日執政率
百官迎太廟神主於清涼寺 十六日大寧觀辭太
廟神御是日有詔以二十六日幸浙西留右僕射充

鎮守建康劉光世屯太平州韓世忠屯鎮江王瓌屯
常州並聽充節制是時劉韓各提重兵畏充嚴峻論
說紛紛而已光世移屯江州世忠移江陰常州境上
由是充所統者王瓌及其舊部曲陳淬岳飛數頭項
而已 二十日御史中丞范宗尹到臺供職 二十
一日降旨百司及六曹都司檢正以二十二日先發
至平江侍從臺諫以二十三日先發至鎮江以俟
二十三日某登舟解纜是夜宿靖安港中 二十八
日車駕至鎮江 二十九日車駕至鎮江 三十日車駕至鎮江
九月車駕在鎮江 初一日上不御殿百司守局以

司天奏當日蝕也是日某先發宿冷口 初二日車駕發鎮江 初六日車駕至平江 十一日御殿百官始朝謁中司對因及某自司諫除殿中之誤上曰呂頤浩多歷外官不詳典故 十二日某蒙恩除侍御史 二十五日降旨幸越 二十八日有司侍從先發是月翰林學士張守除同簽書樞密院事 十月車駕在平江 初一日臺諫發大雨不可行次日出門 初四日車駕發平江以同簽書樞密院周望充浙西宣撫使置司平江留兵數項委以控制 初十日車駕至杭 十五日車駕渡錢塘江幸越

十七日某渡錢塘出陸宿西興待舟不至 十一月車駕在越 初三日冬至是日頒巡幸赦 初六日報潭州軍變 十四日報金人遊騎至和州 又一項由陳蔡趨蘄黃 十六日報金人已渡大江 至興國軍是日有旨召從官赴都堂議 十九日出城奉迎萬壽觀神御卽真宗皇帝章惠皇后及溫成皇后也步軍閫勅自京師奉迎至 二十一日對始至榻前上卽謂某曰隆祐太后此月初九日已離洪之虔州矣 二十二日給事中汪藻中書舍人李正民獻議請車駕幸平江迎敵緩急登海舟以避從之

二十三日黃勝幸浙西迎敵詔士民讀之有流涕者 二十五日車駕進發從官從後節次赴行在是夜四更得報金人犯廣德車駕復回又杜充奏二十日大戰江上王瓌不策應是致軍敗 二十六日車駕還越是夜范宗尹除參知政事 二十八日有旨巡幸四明是日雨大作車駕出門駐城外某同臺諫泊曹娥堰下 二十九日御舟過曹娥堰舟船擁併留三日不能前遂出陸

十二月初一日車駕在餘姚路中 初四日車駕至明州 初九日參知至都堂問邊報凌晨聞衛士作

亂中軍統制辛永宗以兵入衛少頃卽定先是遣監察御史林之平使閩廣發船運至是米舟百隻至所朝廷以爲天賜此便兼聞敵騎已犯建昌且遣人傳檄邵武遂有乘桴之計卽下令每舟一隻載衛士六十人人不得過兩口渠輩相謂曰我有父母或曰我有二子不知所以去留訴於皇城司內侍陳宥宥率衆人同稟於朝是日宰執入奏事至殿門宥迎諸公言之衛士立砌下人旣衆陳訴紛紛稍出不遜語間有斥罵者殿帥李質挺身當立止遏之諸僉入殿門遂止事出一時非本謀爲亂也 初十日某蒙恩

除御史中丞口下供職 十二日誅親從四人爲首者餘皆分隸諸軍明日又誅數人於是除衡門外衛士盡廢 十四日報杭州守貳而下皆遁敵騎至城下城中不知 十五日雨大作先是某上言車駕倉皇遷避至明已近旬日未曾御殿何以慰安中外乞依常禮見百官衛士以解危疑之心有旨十五日御殿依例望拜二帝至是百官班未入聞杭州之報上擐甲坐小殿排辦出城士大夫去者有風濤之患留者有兵火之虞相別殿門外皆面無人色是日上登舟 十六日御舟乘早潮發至定海 十七日有旨

差某同汪藻留明州商量軍事前一日得報敵遣人使入明州界不欲令至行在遂遣宗尹復回四明應接之因令宗尹盡護諸將且應報諸路文字宗尹請某同行及欲汪掌制撰文字也 十八日回舟至明奉使盧伸來自金軍云七月同崔縱過河北縱被留仲隨軍前來初渡江杜充戰不利差人下劄子議事意欲投降者旣至建康充領兵而遁所遣使卽破和州所得歸朝官程暉非其國人也與宗尹商量旣非專使恐不必見遂不復見之仲所携國書語極不遜 二十日聞郭仲荀退遁嵯縣先是車駕發越州以

仲荀充浙東宣撫副使張俊充浙東制置使俊既勾
回罷制使復以李鄴爲之仲荀遂退師是日李迥奏
仲荀所遣錢塘江把隘兵二千餘人焚劫蕭山而去
又信州報敵破撫州據知州王仲山歸洪州需金銀
來贖乃以仲山之子爲撫倅使之枯取撫州之物杜
充所遣屬官直徽猷閣陳起宗至云金人昨在太平
州界夾沙渡對岸下寨我爲備甚嚴敵時以一二小
舟渡江近岸卽殺退之或沉其舟一日正晝對江拽
陣而去五軍旗幟一一可數把隘兵相賀云敵退矣
不知其給也是夜用數十舟載馬百餘匹橫江直渡

支備不及因致潰散其餘敵騎皆浮而濟以江水極
淺故也充欲領衆歸行在今旣路阻不能歸矣是晚
願浩與宗尹書云杜在真州甚的又得信州報敵犯
吉州境知州楊淵而下棄城而去 二十二日報敵
騎於十八日巳時過錢塘江在魚浦至十九日騎渡
絕不知其數是日得旨發回晚復登舟 二十三日
至定海大風鼓浪舟反側不定凡三日方止 二十
六日出江口泛海洋趨昌國而去晚泊一山下得富
直柔報云李鄴報賊使人招降越州恐直趨四明已
定二十七日之天台矣 二十七日早至昌國同宗

尹入見舟中是日食時御舟發昌國先是告報每聞御舟笛響卽諸舟起碇而發御舟以紅絲纓爲號餘各以一字如參政卽以參字樞密卽以樞字之類書之黃旗之上插之舟尾 二十八日風不順舟人云每歲盡海上卽數日南風謂之送年風建炎四年庚戌歲

正月初一日車駕在海道 初二日御舟早發過石佛洋 初三日御舟入台州港口章安鎮 初四日同戶部侍郎葉份中書舍人李正民慕宥禮太常少卿陳戩及諫議大夫富直柔同對舟中問聖體是時

扈從泛海者執政之外止此六人而已吏部侍郎鄭望之給事中汪藻皆未到 初六日台州報敵犯四明 初七日張俊人至云十二月二十日敵至明州十五里橋俊發兵拒之戰不利正月初二日遂至城下俊大開城門遣精兵用長鎗突出血戰殺近千入得帶環首領二級是夜賊焚寨而遁俊恐敵濟師乞退歸行在且以二級來獻 初十日聞俊已引軍趨台州是日聞越守李鄴投拜又聞韓世忠奏乞留青龍鎮以待邀擊 十三日有旨以知明州劉宏道充浙東安撫使張思正充招撫使欲其緩急得以自如

也是日聞周望劾奏秀州太守程俱擅離任所先是
某上言俱文士恐不可當繁劇遂易處州既而有佑
之者其事遂寢至敵犯餘杭朝廷乃令押米綱離州
望劾之云朝廷私此一人遂失億兆之心士論是之
十五日張俊至於是扈衛軍稍振先是同宰執會
食金鰲山寺宗尹私謂某曰近日諸將姚端等進見
太數錫賚極厚國用窘甚見上幸一言也某歸草奏
徐思之恐亦有說後乃聞上以明州衛士紛擾盡廢
禁衛獨中軍辛永宗有兵數千而姚端卽御營使顧
浩之親兵將其衆獨盛所以優其禮遇以明受爲戒

也 十六日報敵以十三日人四明又見茶司備到
仲山公文稱金人已於十二月二十間離洪州殺城
中老小七萬餘人由袁之潭矣 十七日報吉州太
和縣村民收得嘉國惠徽朱夫人先是劉玘滕康有
奏待罪云除太后賢妃周夫人莫夫人外其餘舟船
並未到 十九日御舟發章安夜泊松門 二十一
日御舟入溫州港 二十二日御舟泊管市 二十
三日御舟在管頭中書舍人李正民充隆祐太后問
安使兼兩浙等路撫諭洪州御史臺備申使臣尹希
申初黃州關報金人侵犯從衛三省移赴虔州至吉

州太和縣統制楊惟忠後軍作亂次日前軍作亂一行老小并內人被敵殺害者甚衆臺吏藍衍等十餘人皆未到來人云兵亂時太后賢妃用村夫荷轎更無一人扈衛者及錄到虔州三省關牒探報撫州王仲山投拜用天會年號下屬邑取金銀牛馬等二十五日對乞收海舟及諭韓世忠分兵應援因論及洪州之擾上曰太后僅以身免乘輿服御之物一皆棄盡宮人遺失一百六十餘人又曰已退黜滕康劉珪差李回盧益替此二人矣奏事畢將退上乃曰今日方欲召卿相見即今天下事有二敵退後如何萬

一不退如何措置卿可條具奏來是日聞金人明州殺戮甚酷台州一空守臣遁入羅漢洞是日御舟移泊樂灣避管頭台州之路二十六日駕幸水陸寺至是侍從省官稍集班列差盛

二月車駕在溫州港 初一日御舟移泊溫州江心寺下因賜名龍翔寺有小軒東向賜名浴日皆御書題額是日押米綱使臣蘇童至云過越時李鄴已拜金人以其家屬先過錢塘矣 初五日對於江心寺 初六日聞賊犯昌國敵舟欲相襲爲張公裕以大船衝散復回明州矣公裕提領海舟者也 初九日

招懷忌行香罷遊天慶宮登融成洞天福地天慶卽道士林靈素受業之地 初十日呂頤浩在假以熒惑犯紫微垣侵相位奏乞解機務 十一日宣押頤浩入奏事如故是日聞明州賊退 十七日車駕幸溫州城駐蹕州治某遷入州中陳氏之居 二十一日對再薦吳表臣初至溫對江心寺卽薦溫人吳表臣林季仲以補察官之闕季仲奉其母避地山中未至表臣先對至是再言之上極喜曰自渡江閱三吳士大夫多矣未嘗見此人物如素宦於朝者卿可謂知人矣是日批出除監察御史日下供職前此知真

州向子恣言昨離真州盡載本州金帛過江遂爲韓世忠兵所劫且言杜充已降金人而去麾下官員多有走回者至是上謂某曰自聞杜充之執不食者累日非朝廷美事也上又曰非晚頒赦回鑾某因論數赦之弊上曰以四方號令不通不得不爾 二十四日同直柔對彈杜充且奏陳乞先罷相後得投降的耗當別議罪是日降德音返都吳會赦文之前題印標目云返都吳會之詔議者皆謂太遽以未知吳中消息也

三月車駕在溫州 初四日有旨以初十日車駕進

發某力言其未可 初六日有旨未行展至月半
初九日對論諸所獲生口內契丹并燕薊及諸路簽
軍皆不可殺上曰正與吾意合 十二日浙西人皆
至云平江失守一使臣卽周望之部曲也言敵騎二
月二十四日至城下周望湯東野卽日引衆遁去二
十五日金人突入更無一人拒捍者焚燒殺戮殆盡
初蘇人恃宣司以爲安賊至欲遁而舟船悉爲軍兵
擄去故無一人得脫又聞賊以十二月十六日破杭
始入城殺人少頃而止子女玉帛取盡乃以二月初
七日下午令洗城自州門殺人而四隅發火十四日始

離杭火十餘日方罷是日又聞知秀州程俱爲宣司
所囚初杭州旣破賊使人移檄俱降俱不能決曰小
邦不敢專輒卽解赴宣司又慮見襲卽遁出州外村
落間一職官權州遣吏追俱復回託以押米趨闕尋
爲宣司勾捉而去幾爲所斬已而放出之乃劾於朝
也 十四日降旨移蹕越州 十八日車駕詣天慶
宮朝拜九廟執政從官扈從自渡江至是始有此禮
駕回登舟 十九日御舟發溫州著淺行數里而止
二十日御舟至管頭 二十一日御舟至海門
二十二日海霧四合少進不行 二十三日風順諸

船直抵章安舟行前後不相見是夜御舟不至執政
船入港復回而餘官皆不知但聞喝探人歌唱之聲
謂御舟在前然喝探人亦復不知御舟之未至也翌
日率臺諫倉皇回舟至港口迎見御舟之至卽二十
四日也云至松門著淺舟側幾覆泊章安三日 二
十七日御舟發章安 二十八日御舟泊慈濟院下
二十九日御舟入明州港定海縣

四月初一日車駕在定海縣 初二日御舟至明州
晚同直柔對舟中以臺諫在章安入奏乞同對問聖
體至是指揮始下殿中沈與求司諫黎確尋舟不見

初四日御舟至餘姚海舶不能進遂易小舟仍許
侍從百司從便先發自入定海所過焚燒殆盡死屍
相枕藉某至明論奏宜有以優卹之上覽奏側然動
念故有免商稅及租役之詔仍支錢數萬以濟貧民
留餘姚一日以諸司易舟也 十一日車駕至越是
月左僕射呂頤浩罷後一月某蒙恩除端明殿學士
簽書樞密院事是年十月初以議辛企宗建節不合
眷意稍替由是間言得入初降出企宗論功劄子皆
無實狀余謂諸公曰企宗正任承宣不知何以酬之
意在節旄乎范覺民歎曰此則不可當優與軍職耳

紹興二年壬子歲

十月除知平江時呂頤浩再相兩辭不獲道改知建康充江東安撫大使

十一月過行闕初對上玉色怡然顧勞甚至余進曰建康殘破之餘又宣督兩司屯駐大軍皆招收羣寇上下憂疑在今最為艱難之地臣之此行或因廟堂進擬則臣斷不敢往敢以死請萬一出於宸斷臣亦不復辭也上曰江東闕帥朕曉夕思之無以過卿者實出朕意也卿到官有奏陳事朕當自主之余頓首謝

建炎筆錄卷中

本集作丙辰筆錄

宋趙鼎

撰

綿州

李調元

兩村

校定

紹興六年丙辰歲

八月某日下詔巡幸沿江先是諸路探報金與賊合謀今秋復有南侵之意且以調發大兵屯駐淮上上欲前期預動免緩急倉卒之患議以秦檜孟庾充留守尋除檜萬壽觀使充留守庾提舉醴泉觀同留守以知臨安府梁汝嘉充巡幸隨軍都轉運使百司並留臨安常程行遣聽留司與決所不可決者中行在所先差兵部尚書劉大中翰林學士朱震翰林侍讀

學士范冲工部侍郎趙需中書舍人陳與義董彝權
戶部侍郎王俛起居郎張燾侍御史周祕左司諫陳
公輔右司諫王縉左司郎中耿自求右司員外郎徐
林檢詳王廸太常少卿林季仲吏部員外郎黃次山
鄭士彥戶部員外郎周聿比部員外郎薛徽言太常
博士黃積厚扈從祠部郎官熊彥詩司勳郎官王良
存秘書省正字朱敦儒以督府屬官從行而解潛以
馬軍司兼權殿前司公事劉錡權提舉宿衛親兵同
總護衛之職行營中護右軍統制巨師古以所部充
前軍趙密充中軍馬軍司兵馬原本闕名充後軍以侍御

史周秘御舟前彈壓監察御史趙渙御舟後彈壓
九月初一日車駕發臨安是日先詣上天竺燒香爲
二聖祈福執政從官扈從建國乘馬行於輦後回幸
下天竺進膳宰執賜素食駕至靈隱北山雲起雷震
微雨作少頃卽止薄晚還城登舟泊城外北郭稅亭
下迨暮雷電大作是日駕過中竺有卒執黃旗道左
卽岳侯破賊虢州寄治盧氏縣捷奏也至上竺黃旗
進入岳遣將王貴郝政董先引兵破之獲糧十五萬
斛 初二日發北郭亭晚泊臨平鎮奏事舟中方論
奏岳飛之捷上顧謂右揆浚曰岳捷固可喜但淮上
建炎筆錄

諸將各據要害雖爲必守之計然兵家不慮勝唯慮
敗耳萬一小有蹉跌不知後段如何復顧某曰卿等
更熟慮某等奉命而退是日微雨終日夜大風雨止
北風舟行稍緩 初三日發臨平晚過長安關德遠
仲古見訪小飲闕王存吳進人馬存進沂中將部兵
二千還臨安聽留司使喚進勇於戰常對御騎射上
稱善曰一好漢進聞知刺好漢吳進四字作褶心每
閱兵卽披之示衆夜泊崇德縣令趙渙之對舟中上
巡幸所過必延見守令省風俗問民疾苦也 初四
日發崇德晚泊皂林風稍止兩浙漕臣張澄劄子以

御舟比舊稍高所過橋梁多礙時暫拆去利害甚小
淮平江府水門亦當少拆駐蹕城闈所係恐不應輕
毀其劄子進入得旨水門外進輦入城更不拆門
初五日發皂林店晚泊秀州奏事河亭因及岳飛兩
捷俘獲之物上曰兵家不無緣飾此不足道卿等因
通書飛幕屬叩問子細非爲核實有各賞典但欲知
事宜形勢措畫之方耳浚奏曰飛之措置甚大今旣
至伊洛間如河陽太行一帶山寨必有通耗者自梁
青之來常有往來之人其意甚堅確青懷衛間人嘗
聚衆依太行數出擾磁相間金人頗患之今年春併

兵力攻青以精騎數百突出渡河由襄漢來歸岳侯
兩河人呼爲梁小哥某奏曰河東山寨如韋詮忠輩
今雖屈力就招然未嘗下山隊伍器甲如舊據險自
保耕種自如唯不出兵耳金人亦無如之何但羈縻
之而已一旦王師渡河此曹必爲我用上曰斯民不
忘祖宗恩德如此吾料之非金人所能有某等同奏
曰願陛下進德修業孜孜經營此念常如今日臣等
願竭駑鈍裨佐萬一進呈周秘奏狀以解潛劉錡各
引無旗號舟船入禁圍且妄申朝廷去御舟五十里
遠得旨潛錡各罰銅八斤德遠仲古過舟中小飲得

洙輩書報初四日已發舟出門將往德清也 初六
日發秀州天色晴和晚泊平望進呈漕司按崇德令
趙渙之罪狀先是言者論其排辦奉迎車駕事多騷
擾下有司體訪雖不如言者之甚亦不爲無罪得旨
先降一官令漕司取勘上曰渙之昨日奏對問以民
間疾苦曰無間以戶口登耗租賦多寡亦不能對方
今多事民間豈無疾苦可言而渙之乃云朝廷仁政
寬恤民頗安業此諂諛之言也爲令若此將安用之
夜得洙輩書 初七日登平望是日岳飛捷奏至遣
偏將收復商州且乞催已差知商州邵隆速來之任

解隆安邑人敵犯河解隆與其兄糾率鄉民屢與敵戰兄爲敵獲大罵而死隆收殘衆轉戰入蜀隸吳玠麾下數立功且遣人赴闕陳奏商州要害之地不可不力取得商則可以經營關中尋命知商州俾與金守郭浩經營收復今則岳飛先得之矣浩成之子成關西之名將也頃歲夏人犯平夏城涇原帥章綽命成守之被圍半月餘攻之甚力卒不能破初急報至哲廟頗以爲憂而綽每奏平夏決保無虞乞少寬聖慮敵退綽遂召還哲宗問以城守方略綽曰初無他術但如郭成輩皆一路精選俾守一城知其可保

也綽浙人起諸生及作帥頗有可稱神師道師中皆出其幕府又嘗薦師道於哲宗云師道拙訥如不能言及與之從容論議動中機會他日必爲朝廷名將帥靖康初師道入樞府淵聖嘗問曰在小官時頗有見知者否師道以綽薦章進入淵聖歎綽知人以其二孫茂蓋並爲寺監丞晚泊吳江縣張俊遣其屬史愿韓世忠遣其屬張佖來稟議愿言俊營盱眙寨工料甚大今始及半月役戰士二萬俊時親負土以率將士且乞應副樓櫓并發江東西壯城兵以助役也初八日發吳江午至平江府換小舟入門從梁汝

嘉所請也泊姑蘇館進輦入行宮駐蹕以府治爲行宮以提刑司爲三省密院以簽判廳爲左相府第以提舉茶司爲右相府第以檢法廳爲簽書府第晚得湖北提刑趙伯卞破雷德通寨捷報德通德進之弟德進據險久爲湖北之患自楊么之敗其勢稍弱遂爲部將所殺以其衆歸德通猶自保一寨不肯就招至是始破知鼎州張翬與伯牛同謀也 初九日後殿奏事上曰數日泊舟之後卿等或不奏事卽與諸將理會軍器想不如法但爲美觀全不適用可進甲葉數百副當爲指教穿聯并其旗號等悉爲整頓別

作一隊卿等試觀或可用卽以此行之諸軍也及言韓世忠入覲犒設激賞之物宜依例備之恐不久留某進曰世忠來日恐到當便入對世忠必有所請如錢糧軍馬之類陛下但諭令與臣等商量惟是措置防托恐世忠向臣等不欲盡言如陛下曲折詢訪必自有說臣竊謂世忠旣城楚與高郵地利甚便今張俊又屯盱眙控制天長揚州一帶敵決不敢犯則世忠一軍包裹在內最爲安穩但自濠以西並劉光世地分光世孤軍萬一重兵侵犯韓張兩人能爲出師牽制否不然徒爲自守之計朝廷何賴上以爲然是

日諸處探報皆云劉麟自往河北乞兵回比又遣官再往矣 初十日詣天寧寺開啟行香得收復順州捷奏順州昔之伊陽縣也縣有弓手翟興勇於捕寇弟進尤爲驍銳邑人號爲小翟以獲寇補官後任熙河將會熙帥劉法出兵總安城深入敵境爲人所誤置寨不得地敵自四山下逼日且暮舉軍潰亂失法所在諸將逃死不暇而進獨策馬大呼衝犯敵圍來往再三求法不獲時法已墮崖死矣進由是知名靖康初金人犯伊洛進時爲京西將河南尹王襄遠遁進以洛兵保伊陽自固洛之士民避難者多依之進

死兄興代之兄弟相繼累歲一方寇盜爲之屏息固護陵寢爲有功焉劉豫僭逆數遣兵攻之興介處一隅與朝廷隔絕寡援糧乏退保大和鎮興死其子琮伐之數遣人間道告於朝廷求兵糧爲助而地遠不能及也琮勢益弱遂以餘衆歸襄陽依李橫由是伊陽女和一帶險要盡棄之賊境矣岳飛至襄陽遣將王貴直擣盧氏據之乃分兵西取商州東由欒川縣西碧潭太和鎮以取伊陽也伊陽去路才百餘里是日韓世忠入門晚赴內殿入見 十二日進呈江西安撫大使李綱奏以車駕時巡乞扈從降詔不允奏

事已上曰世忠之來當有錫賚上起離御座引宰執就觀所賜之物凡十合如繡珍珠蹙領綉戰袍馬價珠頭巾環玉腰條回紋刀皆奇物并紵絲袴蒲衣著數十匹金酒器四百餘兩名馬鞍轡等某等進曰陛下待遇諸將如此之厚聖意豈徒然哉上曰禁中所_有物別無用處止備激賞將士耳晚世忠到堂謝賜物微有酒色云上以所賜金器酌之十餘盃不敢辭也并其隨行背嵬使臣等皆被酒上各賜束帶并十兩金盃一隻因賜之酒而世忠之姪秉義郎彥仰面授閣門祇候以其新自鄜延遠歸也世忠叙謝再三

徐曰世忠寒賤人也合受凍餓今乃蒙被厚恩如此自顧此身未知死所也 十二日後殿常朝自上卽位以來止御後殿更不行前殿之禮以二聖未還意有所避也留身奏世忠之來計當奏陳邊事方畧上曰世忠無他語但云欲與宰執議定乞與宰執同對卿與更子細詰問如何也某曰世忠之意不欲張俊築城便欲令向前勾引金人近前我得地利合軍一擊便見得失今日得城明日得縣無益也竊恐勞役之久別有事生耳臣之愚見若初議遣俊等渡江徑之淮北或攻宿或取徐得則進否則退歸出入不常

使賊罔測是亦一策不如止屯淮上初云築山寨亦復不知修城工役如此之大臣深恐城未及就賊已有動息欲守則無地可歸欲戰則不保必勝臣已嘗與張浚等商量若只築一小堡可屯萬人選精銳守之劫寨腰截斷糧道等皆可爲之大軍依舊坐據長江之險賊旣不能遽渡則不無回顧之慮如此似爲穩當上以爲然乃曰浚意如何某曰浚初有商量之意徐徐議論但以岳飛牽制於後賊若抽兵稍廻山東空缺則世忠必再爲淮徐之舉賊且自救不暇安能窺吾淮甸使浚築一堅城池屯軍淮上臨宿毫賊

且疲於奔命此恢復之端也浚此策甚善但臣之所慮今冬防托數月之事俟來春更築一堡不失爲此計耳自古用兵變化不同初無定論然先議守而後論戰乃保萬全也上然之是晚同右揆西樞謁韓世忠之圃卽章子厚園池昔蘇子美之滄浪亭也子厚在相位日營葺所費不貲罷相卽遷責未嘗安享洎放還寄居嚴之烏龍山寺子弟輩悉遣歸鄉幹置生事死之日無一人在側羣妾方分爭金帛停尸數日無人顧藉鼠食其一指衛僧法空親見之坐間右揆屢叩世忠進取方畧世忠終不盡言但云與相公屢

言之而其意不過欲令張俊先爲一著渠欲乘隙而動卽易爲功也但恐俊等揣知其意不肯合謀而金字遞備坐探報檄岳飛明遠斥堠擇利進退以世忠言近探者自河北回言龍虎軍由李固渡過河凡渡四晝夜精兵三萬餘人內分騎兵一萬之京西以應岳飛也 十三日進呈已降指揮依四年例燕犒諸軍將佐檢正張宗元上殿遣詣建康太平撫勞劉光世張俊兩軍老小仍將在寨人點檢整頓結成隊伍晚得岳飛收復西京長水縣捷報仍云已收兵復回鄂州以糧不繼也 十四日進呈右司諫王縉奏狀

乞罷平江府營造恐妨農時也從之批旨韓世忠非晚朝辭可特賜御筵差入內內侍省都知黃冕押伴令平江府排辦議十七日就韓後圃山堂隨行屬官總制提舉官預坐使臣等別坐酒五行西樞云种夷叔靖康初被旨巡河朝辭日賜宴所居蔡氏之第吏部侍郎王時雍押伴屬官預坐右相云諸處探報淮陽軍等處往往抽迴人馬歸京師以備岳兵韓侯亦云韓晚到堂因話及京城被圍之事當時南壁正金人所攻之處而以盧襄李擢當之韓亦慨然歎息也 十五日望拜二聖已奏事進呈信州奏以車駕巡

幸進銀萬兩上曰此物得之何處儻府庫有餘自當
獻之朝廷或取於民則不可也更當詢問果取於民
便當退還某等奏曰陛下卹民如此朝廷約束甚嚴
方州必不敢爾韓世忠辭免賜御筵有旨不允降詔
十六日批旨諸軍押燕官楊沂中張俊軍差淮南
提點張成憲韓世忠軍差楊州守臣李易劉光世軍
差江東漕臣向子諲先是降旨宴犒諸軍並依紹興
四年例晚中使賜除濕丸數十斤付密院以備給賜
士卒先是趙密巨師古兩軍自杭護衛至此多病重
腿之疾一日宰執奏知上出禁中方命御藥院修合

且遣中使押御醫親至軍營人人看候分給之服之
皆效此其餘者也又以其方賜某云 十七日進呈
岳飛乞終制某等先議定奏稟以飛累有陳請亦屢
降指揮而其請不已欲上親筆批回劄子上曰惟宰
執有此禮他人不可卿等可作書但云得旨封回可
也退而右揆以書封去是日劉光世奏敵添兵戍陳
蔡間而劉豫亦於潁昌積穀甚富恐有侵犯之意密
院刻擇官申中和言太白已過左執法以陰晦不見
先是占星者言九月初三夜太白由黃道微高入太
微垣犯右執法

益弱矣却須勉自振勵爲不可動搖之勢尚少堅土
心不至委靡上深以爲然且曰初聞淮西之報未嘗
輒動執政奏事皆惶恐失措反爲安慰之某曰正須
如此見諸將尤須安靖使之罔測不然益增其驕蹇
之心謂朝廷莫敢誰何矣仍以控制之事專責之二
將曰光世之兵不爲用我之所賴唯汝二人彼必感
陛下倚任之重且不敢以朝廷爲弱也前此大臣曾
以此啓沃否上曰彼皆倉皇無地措足何暇及此自
入見每留身奏事上必盛怒言德遠之過余每隨事
開解

十月初余因奏曰自淮西之變軍民不見朝廷有所
措置欲降一手詔慰安之上曰朕思之久矣當以罪
己之意播告天下以朕任用之非其人也俟行遣張
浚了降詔余曰浚已落職上曰浚誤朕極多理宜遠
竄余又曰浚母老且有勤王大功陛下安忍使之母
子不相保上曰勤王固已賞之爲宰相矣功自功過
自過不相掩也 初七日夜內降周秘石公揆李誼
彈章後批張浚謫授散官安置嶺表中書舊例凡御
書批出文字多在暮夜不問早晚即時行出至是余
封起未卽施行明日榻前解救開陳再三上意終不

解余乃曰浚所犯不過公罪上曰是何公罪誤國如此私罪有餘又奏曰前日趙令衿之言外頗傳播謂浚之出皆諸將之意今又行遣如此之重外間益疑矣上曰安有此理若宰相出入出於諸將卽唐末五代衰亂之風今幸未至於此余又曰雖非諸將之言今謫浚如此亦足少快諸將之意上曰此不卹也余又曰向來浚母未出蜀時陛下特遣中使宣諭勿遣今乃使之爲萬里之別生死固未可知豈不傷陛下孝治之意上意少解乃曰與嶺外善地可也余曰湖南永州等處與嶺外何異但且名曰不謂之過嶺也

上曰可散官安置永州余又曰若令分司便是致仕上曰且更商量來日再將上余又留身再三懇奏拜於榻前上曰浚平日兄事卿卿一旦去國浚所以擠陷卿者無所不至今浚得罪天下卿乃極力營救卿賢於浚遠矣然今日作壞得如此使朕極難處置卿亦難做余曰此則天下共知雖爲國家無窮之患原其初不過措置失當而已偶因措置失當遂投嶺嶠之外臣恐後來者以浚爲戒不復以身任責矣上意乃解於是分司之議始定 初九日降旨張浚責授左朝請郎秘書少監分司南京永州居住 二十五

日謝大禮加恩不奏事退答衢州諸書先是士大夫相知者責余作相踰月未見有所施設余答之云今日之事有如至虛極弱久病之人再有所傷元氣大見自非緩緩溫養之必致顛覆方此危迫之際唯有安靖不生事坐以鎮之若欲大作措置煥然一新此起死之術也非老拙所能且張德遠非不欲有爲而其効如此不量力之過亦足爲戒矣一日上曰令張俊盡以舟師分布控扼然後引兵渡江余曰淮西寂然無事不須勞攘但外間議論便謂朝廷棄却淮西以兵家舉措言之一軍潰散却補一軍分明是怕也

却當一向勿顧不發一兵看彼如何未必敢動上以爲然是月董弁微猷待制知嚴州先是弁任中書舍人余罷政之十餘日諫官陳公輔論二程之學恐惑亂天下於是下詔曉諭董權禮侍錄黃下部吏部錢板董曰少俟他無所云也郎官黃次山白臺諫謂弁沮格詔令侍御史周秘彈之弁以殿撰出知衢州其後給事中胡世將舉次山自代朝廷遂進擬修注上曰非告訐董弁者邪此風不可長可與在外差遣當國意甚沮由是善類稍安次山遂除湖海措刑弁至是始除次對一日奏稟來春去留之計請陛下更留

聖慮將來回蹕之後中外便謂朝廷無復恢復之意
上曰張浚措置三年窮竭民力殫耗國用何嘗得尺
寸之地而壞却許多事功此等議論不足卹也余又
曰昨日進呈劉麟以酈瓊書送岳飛瓊書云昨在合
淝已聞大齊政事修明奉法向公人民安業今既到
此目自見之投身効命合得其所賊爲夸大之言不
無緣飾然聞刑法極嚴整人亦畏憚官吏上下委無
毫髮之擾上曰也是嗔他如此不得余乃曰陛下承
二百年太平之後州縣玩習相師成風吏強官弱民
無赴訴若非嚴加刑法無由整肅又念祖宗以來純

以仁恕待天下所以享國長久欲絕復興雖朝廷法
令時有更張至於祖宗仁恕之心則列聖相承未嘗
少變此乃陛下之家法也必不肯如彼所爲加酷於
天下爲今日計欲富國唯有屯田欲息民唯有擇郡
守縣令衆多不能擇監司則力有所不能及唯守臣
得人則民自受賜上深以爲然一日泛論時事因及
國史上曰前日觀朱墨本內用朱勾去者也是大冗
余奏曰朱勾者最係美事皆蔡卞輩不喜之語亦以
其不學故不知去取耳且如吳奎傳載上神宗疏曰
臣願陛下爲堯舜主不願陛下爲唐德宗猜忌之主

事等簽則云所引狂悖今刪去臣謂載之乃見神宗之聖蓋主聖然後臣直也使唐魏徵王珪輩傳中不載當時獻替之言則後世亦安知太宗爲納諫之君上深以爲然余又進曰使一部盡作諛詞此豈美事古謂之不諱之朝者蓋屢聞直聲必甚盛故也帝王一代之典是非褒貶非子孫所敢爲者所以使後代人君常懷儆懼之心不敢爲非也此孔子作春秋之意也姦人常以春秋爲魯諱者大惡諱小惡必謹而書之不隱也所載吳奎之疏皆讜言正論人所難堪者神宗能容之是乃盛德事謂之大惡可乎何諱之

有上曰卿所論甚正非他人可及也余又進曰臣去國半年餘今者再見清光竊觀聖意稍異於前日上曰不得不然尋常造膝之言每以孝悌之說相搖撼其實紹述之謀也又同事者和之一詞朝夕浸淫罔覺也如程頤之學每貶斥之以爲不可用余曰秦檜莫爲陛下說些正論上曰並無一言自卿去國在庭之臣不減其舊者唯朱震一人而已余又曰臣觀爲此謀者不過持中論以眩惑聖聽以謂不可太分別當兼收並用庶幾得人之路廣大無遺臣竊以爲不然取人之路雖廣使君子小人並進亦何爲治與其

多得小人不若少得君子之爲愈也大抵持中論者
便是沮遏善類之術分別善惡唯恐不嚴稍似寬容
則乘間透漏落其姦計使君子不容措足矣君子之
於小人常存恕心小人之於君子不少恕也自古及
今君子常屏棄小人常得志以此故也上又以爲然
進呈高世則乞不收使元帥府結局轉兩官恩例得
旨依奏執政奏曰莫却別與些恩數否上曰只問他
宣仁族屬比之諸后家所得恩數如何可取會也次
日降指揮令吏部檢會宣仁后族屬未推恩數申上
意以宣仁之族惟世則近族宣仁升遐時恩數甚薄

其家並無作使相者欲以此寵世則是日余留身奏
曰世則恩數已降指揮令吏部檢會此乃他日題目
庶使人曉然知其本末不駭聽聞然今年一年之間
三除使相韋淵士褒錢忱也方今天下事殊未濟而
戚里相繼作使相公議謂何臣欲將世則除命少待
來春上曰卿所慮極是非晚令世則辭去直待來夏
未晚也二十一日進呈已余因奏曰臣比自外郡
被召迫於威命不敢固辭然區區之誠已嘗縷縷陳
奏今已冬深雖別無警報獨不知來歲動靜如何要
自今日議定去留或可留卽但當措置防守或以爲

不可留卽宜從今徐作動計亦恐一兩月間別有不測驚擾庶免緩急倉卒之患上曰來春去留未議但論來秋之計當如何余曰若車駕留此則來秋防守猶如今日或茲暫回臨安卽俟有警進臨平江或復幸此亦可惟此兩途別無他說大計既定其他瑣細措置當欵曲商量進呈秦曰車駕稍移近裏似爲安穩須使淮上畧有措置及使諸將各思向前無退避之意則車駕庶幾少安余曰臣在平江府時每與張浚議此亦屢奏聞止令諸軍各分一萬精兵控制淮上作一小堡爲堅守之計萬一寇至得則進攻否則

其家並無作使相者欲以此寵世則是日余留身奏曰世則恩數已降指揮令吏部檢會此乃他日題目庶使人曉然知其本末不駭聽聞然今年一年之間三除使相韋淵士褒錢忱也方今天下事殊未濟而戚里相繼作使相公議謂何臣欲將世則除命少待來春上曰卿所慮極是非晚令世則辭去直待來夏未晚也二十一日進呈已余因奏曰臣比自外郡被召迫於威命不敢固辭然區區之誠已嘗縷縷陳奏今已冬深雖別無警報獨不知來歲動靜如何要自今日議定去留或可留卽但當措置防守或以爲

不可留卽宜從今徐作動計亦恐一兩月間別有不測驚擾庶免緩急倉卒之患上曰來春去留未議但論來秋之計當如何余曰若車駕留此則來秋防守猶如今日或茲暫回臨安卽俟有警進臨平江或復幸此亦可惟此兩途別無他說大計既定其他瑣細措置當欵曲商量進呈秦曰車駕稍移近裏似爲安穩須使淮上畧有措置及使諸將各思向前無退避之意則車駕庶幾少安余曰臣在平江府時每與張浚議此亦屢奏聞止令諸軍各分一萬精兵控制淮上作一小堡爲堅守之計萬一寇至得則進攻否則

退守或牽制或尾襲劫寨抄掠晝夜擾之而我之大軍悉屯江上被雖甚銳安敢遽前此臣之鄙見也近自紹興蒙被收召再嘗以敷奏恐士大夫謂臣叛爲此說欲符合諸將之意不知陛下尚能記此否上曰卿固嘗言之奏章現在當付中書卿與執政一觀可也余又曰若陛下果欲暫回臨安卽復以建康爲行宮守臣兼留守差內侍主管匙鑰留親事官備灑掃百司官府並付留司看管以備時巡一如兩都故事爲往來之計若金人舉國來寇卽舉行甲寅年捍禦之策此又臣之鄙見也願更詢問參政張守而下當

各盡已見子細商量張曰不過如趙某所論無可疑者但願不輕動爾余進曰臣昨來所論正不欲輕動奏劄亦已具之矣臣初至此時人情極不安議論洵洵臣一切不顧堅忍靜坐以待之今幸無事却須議定來春大計也諸人各有進說正不敢專主不動之議余又進曰臣之所說自去歲迄今止是如此更無枝蔓亦無改易上曰朕固知之莫暫回爲便否顧諸人曰卿等以爲何如議論定否諸人曰如此甚便上曰其餘合措置事卿節次理會余曰今所先者諸軍營寨便令計置及於鎮江多備舟楫亦恐緩急放散

百司要用也上曰此等事正宜辦也議既定余又曰來春之計既定止是防秋萬一有警報須是車駕前進一步庶幾鼓作將士萬一少退則崩解不復支持便以今日之退爲失策矣上曰自當如此上曰兩河故地朕豈敢爲意但使朕父子團集及得一朝陵寢朕之志願足矣某奏曰陛下如常存此念上天眷祐必有悔禍之意上曰朕之此念寢食不忘也某又曰人君與臣庶不同苟一念志誠上天必須感格語及此聖懷感動惻然久之某又與西樞亦不任悽感也十一月初四日宣麻右相轉左光祿大夫以進書也

進呈呂本中乞宮觀上曰本中詩極佳不減徐俯少
時所作俯晚年學李白稍放肆矣胡紉報淮陽舟愈
遠向上往徐州去光世使臣下書言合淝之役麟旣
退走光世追之道遇伏兵發光世幾爲所得賴諸將
力戰王德之弟某人者死之夜二鼓收兵光世負交
椅者亦戰死傷折亦衆但未見其數右相奏光世得
四百舟準備朝廷使用又奏須俟張浚軍回乃往鎮
江措置某留身奏曰數日來外間傳言日中有黑子
司天臺曾奏否上曰有之前月二十九日見如一李
子大兩頭尖今消欲盡矣其占陰平陽某奏曰已徧

閱諸家占書其說不一或云臣蔽君之明或云臣不
掩君之惡令不見百姓惡君使有此變其餘占候不
一俱非吉兆日者人君之象恐非尋常災變願陛下
更加明察恐皆臣等之罪無惜黜責以答天戒上曰
干卿何事某奏曰恐懼修省更乞陛下留意 初五
日進呈右相奏擬韓世忠與金帥并其屬將書先是
秦相奏言金屬將乃主帥之壻今聞統兵在山東宜
作書與金屬將俾達於主帥責助賊豫爲背天逆理
之事何以爲臣子之戒冀其休兵息民也上曰賊兵
旣退何用此爲且留俟浚歸議之某曰淮西旣定士

氣方盛之時浚乃有息兵之意生民之幸也上曰如此則留下劄子當批付浚施行也某奏曰昨日得浚書云建康府入納鹽鐵甚盛用兵之効不可不勉也上曰沿路旣安商賈放心來往某曰亦緣久不變法上曰法旣可信自然悠久蓋自渡江後來鹽法歲變或至再變自紹興四年冬立爲對帶法明年秋加以出剩立爲分數許入納不對帶二法兼行二年不變入納甚勻比之常行亦自增羨二十一日右相西樞見訪會食早晚余自淮西奏捷卽累求去右相旣歸日治行計初議正初曲赦廬壽光濠四州才冬節

開假便作禮數後商量止俟十二月初一日以日期旣近俟頒赦已然後爲之亦是防秋結局也蓋十一月初上旣見許故凡所入文字等悉已草下

十二月初一日本留身告上偶右相以密賜乞留身謝之余展作初二日是日留身懇告求去上語雖未允意亦許矣下殿更不批旨歸私第食後入文字訖乃登舟少頃押入都堂治事復歸舟中來旦再押同班及堂治事初三日也上曰朕於君臣之間無毫髮不足細察之卿與張浚終難同立朝也朕當全盡進退禮數煩卿一往紹興也某懇求宮觀上不允旣退

押到堂放散人從依時上馬不得般出 初四日同
奏事留身面投劄子乞出再押到堂復歸私第晚歸
舟中 初五日宣押同奏事至漏舍再入文字以脚
疾有妨拜跪遂免起居再押到堂復歸舟中右相西
樞見過 初六日降詔不允 初七日忌例不鎖
初八日鎖院 初九日降制朱子發行詞是日宣麻
初十日受告閣門是晚批出趙某令朝辭上殿并正
謝 十一日正謝 十二日朝辭上殿

建炎筆錄卷下畢

原序

余叨塵踰分績効無聞固足以招致人言重干典憲
而又學術迂僻與衆背馳其辯宣仁之冤誣正裕陵
之配享無慊於心無負於社稷無愧於天地神明而
兩家之黨布满中外怨讟四起叢於一身矣銷骨鑠
金何所不至度其勢力將寘之必死則凡今日流之
極而尙延殘喘者皆君父委曲庇護之賜也有此僥
倖尙復何言然前後論列踰數千章其間寧無傳播
失實風聞文飾之誤是不得不辯其他細故無足深
較謹擇其尤者作辯誣趙鼎書

辯誣筆錄序畢

辯誣筆錄卷一

宋 趙鼎撰 綿州 李調元兩村校

一張邦昌僭竊干王時雍權京畿提刑有新奉玉音之語 辯曰靖康元年十二月末德省劄稱朝夕大金師退奉聖旨差府曹一項省郎一員抄劄遺下軍糧馬料次日工部侍郎司馬文季與余簡封題云提刑直閣經得開封通引官姓曰人劄探除目帖子報開封士曹趙某除直秘閣京畿提刑兼轉運副使其日余在同舍陳士曹閣子內與數同官會話今刑椽郭璋獨在可以為證時十二月二十七入間也先是

聞開正大金師退宰相何文瀾廣坐中論師退後措置事首言京畿蹂踐酷毒須得人安集之且言祖宗時止有提點一員盡總諸司之事俟師退頒赦改正今且除提刑一員兼漕事當於士人中選通曉民事者坐客薦洛州通判趙子昉何日子昉固佳但資淺爾須於府漕省官中選之程伯玉司馬文季等數人同聲曰若求於省人官無如開封士曹趙某者何曰得之矣屢有人薦使除職名卽呼中使具除日將上次日批旨正月初晝黃下吏部戶部侍郎邵澤民間之走見何相薦官教耿洵填士曹之闕何曰已除趙

之昉蓋初議幾憲不成復以此處之在外無日下供職指揮適當多事舍人行詞留滯未給告間車駕出郊其事遂已先被旨點檢出城骨肉置局延真宮二月初天地大變六宮皇族相繼取詣軍前一日宋退翁胡明仲過延真率余同見府尹時有金使二人來府中催促應副退翁蜜謂余曰瑤華當祝尹深藏之以備垂簾待元帥之歸余曰何人可托須有力量可保者退翁曰戚里王某誥之子內侍則邵成章旣見尹適見使在坐不容交談退翁於掌上書瑤華二字憑尹書几展手示之尹曰何謂退翁曰藏之尹良久

乃悟曰會得會得是日晚退翁作劄子詳言其事託
余達之於尹瑤華舊在州北城破遷之延寧宮未幾
延寧火尹議蜜歸之孟氏私第不欲在士庶之家也
其後迎入禁中垂簾以待元帥之歸其謀實始於此
逮邦昌入城士大夫亦以此議誘之故邦昌敢任其
責三月末間金人漸此引去一日舊同官呂言問見
訪云朝廷議迎請元祐后歸禁中家兄令言問與孟
氏議定兄舜徒也言問與子學子親故舜徒委之言問
後作垂簾記備見本末後數日余得行首司帖子請
召議事至崇政殿門外閣子中見王時雍呂好馮馮

澥同坐時雍顧謂余曰煩公以畿內之事出除目一
紙示余除直秘閣京畿提刑兼權轉運副使余起立
白時雍以私計不便不願就此時雍作色曰今日之
事須大家擔負余曰府官冗賤何預國論時雍怒甚
不復言舜徒恐激作禍生謂時雍曰且只以府曹兼
權又謂余曰府界職事府曹兼領何害兼有正月初
成命余曰若於差權劄子內補生正月初指揮乃敢
就職時雍益怒面色變青徐取筆勾去直秘閣字舜
徒曰日府界官無限且先理會東路祇備元帥之歸
所以煩公正爲此也余曰聞金人留兵二萬屯河南

武陽縣界如此即游騎四出府界何以措手舜徒曰
近遣從官數輩至軍前懇告今則盡發過河更不留
一人一騎在河南余曰東路蹂踐尤甚直抵南都更
無片瓦舜徒曰元帥府官兵極多須廣席屋以徙余
曰府界無一人百姓使誰為之又無一錢支用時雍
方發言曰此等事自當應副公可條具申來余歸至
晚得差權劄子猶豫未決適提刑屬官孟某來參不
名問知是后家因叩呂言問所說孟曰此議已定某
適離家時見街道司已在宅前治道恐亦非晚矣余
既得此說走見戶侍邵澤民問子細未及坐定澤民

曰適自部中來朝廷要二十副珠子花環頭面裝裹
內人就孟宅迎太后還內於諸人家抄劄家資內尋
覓竟不得足余曰定在何日澤民曰數日前馬仲時
謂殿院馬仲已上書宰相公謂速出外第且乞遣使迎
元帥邦昌得書極惶恐便欲出居東府諸公謂敵騎
必有在青城者恐別有變生少隱忍數日為便今聞
後騎已過中牟邦昌豈敢一日留滯當亟請垂簾一
如初議也如遣使則已發數輩近又差謝任伯克家捧
寶而往余曰何寶澤民曰大宋受命之寶的當無如
此者余既聞此始敢交職事畿憲公使造酒月給甚

厚余只請士曹之俸不受一錢供給今料錢歷可考
也不數日大母垂簾邦昌易服出外第垂簾之次日
余到都堂白事適見邦昌自崇政殿門出循廊而南
朱衣前導堂吏隨之三衙一人從後來不知姓陸階稟
邦昌欲差班直數人導衛邦昌躡身頓足大呼曰公
等如此不相卹余見邦昌於都堂閣子對坐茶湯是
時別無執政前日暫權者皆已退歸舊班余出劄子
再申明所權執事次日降太后聖旨差權余然後方
敢舉職又乞支降錢帛前日王時雍所許者邦昌謂
余曰要何用余對以蓋造蓆屋以備元帥之歸邦昌

取筆判衣申支給前章謂余于王時雍求京畿提刑
又謂余有親奉玉旨之語則天地鬼神實臨之
一權京畿提刑日糾集保甲以拒勤王之師 辯曰
丙午冬金人分兩路渡河直抵畿內西自洛陽東至
南都南自潁昌北至大河皆為金人占據京師在數
千里重圍之中仰視但見青天白日而路不通中外
斷絕四方萬里之遠郡縣櫛比官吏享厚俸兵級坐
食衣糧者不可以數計而優游自若無一人回首一
顧者安得所謂勤王之師月餘城破敵分兵屯列城
上下瞰城中百萬生靈猶机之上肉明年正二月間

陝西大帥范致虛遣兵萬人使辛企宗將之出崤崐敵令西京所屯兵迎戰甫交鋒西京敗走去京師猶在十程之外東南之兵聚之淮甸盤桓不進三月間二聖已出郊趙子崧總兵一項自陳蔡稍逼咸平界遠望敵騎數百奔潰不可止約自相蹂踐死者盈路遺棄金帛巨萬不可數計騎厚載而歸此則勤王之兵也時余在開封供職不知京畿提刑者何人謂之保甲者安在也余得堂劄兼權憲漕時敵退城開已數日逮交職事敵騎已過鄭州二帝北遷渡河已久京師官吏悉趨元帥府所謂京師者數千里瓦礫場

甲歸然一空城而已何勤王之有况保甲一司自有武臣提刑專領余權攝時文臣見關係武憲注長源兼領余從長源交割得之畿縣諸公悉來相見不聞有保甲在京亦未嘗說及也隆祐垂簾之初劉光世一項自鄜延來太母遣武臣提刑汪長源戶部郎官李革出城迎待而光世由潁昌境上直趨濟州後數日李革見訪余始知光世之過也後章謂余權京畿提刑日糾集在京保甲以拒勤王之師則天地鬼神實臨之

余初被權攝指揮專為措置東路奉迎元帥自權顧

之後往來雍邱陳留水陸措置朝廷差中書舍人張
激達明提舉迎奉一行事務余見達明議事以驛頓什
物全闕次日得省劄具數申戶部許於諸人家抄劄
什物內關請後到到載往東界余至雍邱編排回中
路逢樞副李回少右丞馮澥長源同舟南下相見舟中
余謂二公論京畿蹂踐既酷即今猶有潰兵及饑民
嘯聚者時時出沒流民不得安業乞差兵彈壓等事
二公深然之余遂率京畿父老上表勸進五月初上
即阼又率京畿父老上表請車駕還闕至六月初余
中教省以京畿措置就緒遠邇寧靜勞來安集恐非

時暫兼權者能辦乞早差正官前來交割凡累申不
報方朝廷節次行遣圍城諸人議論汹汹之時余敢
露章求罷而朝廷不聽其去自以權攝始末可考朝
廷亦知之而不以為事也兼權之人凡有數等除別
以罪斥應權執政官有自落職官觀而復舊物者皆
責散置李回范宗尹子流是也有自樞副陞右丞者
馮澥是也有自侍郎權尚書者謝克家邵溥是也止
於落職而已有自從官權執政者呂好問是也事體
為量重洎上即位正除執政進退恩禮未嘗少貶以
其權執政日於圍城中寡人間道詣元帥府密陳城

中款師事狀之功也其後宰相議圍城之罪悉欲殺之上終薄其罰者以預知城中始謀權立之詳也其自開封少尹權都司者葉份之徒是也自監丞權少監者李佩之徒是也自郎官權卿少自館職權郎官不能盡記皆置而不問也泊車駕渡江之後洞照本末當時權攝之人悉皆召用李回復入樞府謝克家再爲尙書相繼入參大政范宗尹召爲中丞未踰年拜相此皆權局中情重而責降散置者葉份元不離行在至八座而去余以開封右判官權京畿監司是爲外補未嘗超躐比之諸人不猶愈乎邦昌之入城

也留守率百官用郊迎宰相禮見之於南薰門下邦昌下馬相揖入幕次請從官就坐邦昌厲聲曰誰爲此謀公等各爲妻子計乃欲寘邦昌赤族之地也諸人惶恐無對乃請邦昌居尙書省留守司差從官十員相伴遊說邦昌拒之甚堅余亦竊問一二諸人初謂邦昌曰今日國祚不絕如線太宰受國厚恩正是論報之日謂宜勉徇軍前之意欵退敵師卽日遣官奉迎元帥一面邀請元祐后垂簾然後退就舊班且速議進進旣建大號未必不以爲功也邦昌曰諸公誤矣元帥府將相已備他日聞二帝北遷未必不便

正位號唐明皇在蜀肅宗卽位靈武投機之會不可失也諸人曰才聞師退急遣使勸進此亦一機會也且本謀專爲社稷計他時誰不相諒邦昌曰此事安可戶曉諸公不念邦昌有老母乎諸人又曰今京畿百萬生靈性命所係太宰設心如此天地神明亦必知之邦昌初慮師退之後別生他變旣聞垂簾之議始有回意後兩日御史臺告報百官并寄居待次官及京城父老諸軍將校並赴尙書省官員立廳上父老將校立庭中少頃堂吏引邦昌出閣子立柱廊上士大夫建議紛紛邦昌拒之辭亦甚敏辯其中一人

謂衆曰不須如此便可山呼邦昌倉皇走避百官未退余與府僚先歸臺吏遮攔且曰一城百萬生靈性命決於今日官員門且更告他太宰衆謂之曰府中應副事冗自來集議等事才到便退未嘗干與乃使之去出省門逢王伯時立小立語及邦昌建拒之說伯時曰須教他做且是易制他時足以襯刀若使蔡京爲之必別有措置反爲大患襯刀謂斬也戶曹李沆曰少卿且低聲此語傳播愈更艱難矣初大變之後敵以檄城中議所立者云選世有名德之人諸公議曰衆所共知者惟呂舜徒司馬文季又惜其忠賢

之裔萬一爲敵所污又見元祐之家一事當求一易制而不爲人所顧惜者如邦昌之流可也邦昌久在軍中與敵相熟敵人之意亦在於此卽遣林學士吳正仲入城取指名狀城上四圍兵合張其勢以逼之日晚議未決欲變生宋齊愈預聞初議者遂書邦昌姓名以授之軍中喻以此命邦昌辭之甚哀切以至號慟絕仆地扶歸帳中不復食敵遣甲士百餘人路刃相向且斡開口灌以粥飲而邦昌終不從敵之謀臣曰莫若送之城中使自爲計立一日限事若不成縱兵齊入不使一人得脫故邦昌之入城士庶

軍民祗哀萬種議既定有司告報百官集闕門之外敵使五人自南薰門入甲騎千衛衛之捧冊文前行闕門等盡用敵人邦昌乘馬出尙書省後門大號於馬上至御廊幕次易服東望再拜是時甲兵如雪環列城上鼓聲不絕天日昏暗風沙慘然士大夫相顧面無人色邦昌亦揮洒不已步自宣德西門入敵使隨之至殿門五使先退恐庭中禮數有所未盡不欲見之相回避也邦昌陞殿倚西壁立百官隨入錯雜紛亂無復行列邦昌遣闕門一人下殿諭廷中日實爲生靈本非僭竊官員將校等並不得拜百官旣拜

或起或伏仰視邦昌依壁鞠躬側首北嚮殿中但設空御坐而已先是被圍之初有旨權罷國忌行香邦昌禮數甫畢次日告報依舊制行香但無奉慰之禮以此示都人以見意也後不復登殿止坐升陽門百官稟事長揖階下從官登門卽坐但以字相呼一如執政見士大夫之禮事定敵議退師欲留兵三萬爲衛邦昌懇辭之又欲留兵一萬屯河南武陽界恐緩急京城要用邦昌又辭之既不敵留兵所以急於迎奉隆祐還宮敵退未旬日太后垂簾卽日召元帥勸進權中書舍人在藻行辭有云晉獻之子九人獨文

公之在外漢家之業十世至光武以中興引證最爲切當又旬餘邦昌趨南都上踐阼封邦昌郡王謝表云姬旦攝成王之位意在存周紀信乘漢祖之車本期誑楚此其本意也然其間舉措不爲無失如迎隆祐稱宋太后之類敵其雖未盡渡河敵聞之有回戈之患後來誰肯委曲見察賴聖君在上憐其本心故止及其身而置其家不問親族之家亦不絕其祿仕可謂忠厚之風盛德之事矣况如余攝庶官時暫行兼權未嘗超陞未嘗增俸么麼不足比數宜其弗以爲罪奈何怨家讐人以此藉口得肆其毒增加緣飾

以無爲有如親奉玉音集保甲以拒王師之類必欲
寘之死地而卒蒙矜貸獲保餘生皆君父之賜也
一某謫潮陽岳飛自岳鄂以金五萬貫贖行某受之
不辭交結叛將識者爲之寒心 辯曰自渡江諸大
將與廟堂諸公並相往還禮數唯遇生日以功德疏
星香爲壽而已岳飛後進并生日禮數亦復不講某
謫潮陽庚申七月初一日拈揮也初六日得明州公
文繳到刑部牒卽日上道時岳飛在鄂州相去二千
餘里何由道問至當年十一月間得飛一書謝轉官
而已來人云因過福州張丞相處下書蓋自福州至

潮由循海入江西乃其歸路某以通封公狀謝之未
嘗答一字次年正月未間又得一書亦自福州經過
賀年節書也某以謂旣不答書不必開看亦以通封
公狀謝之并來書復付來人齋去不曾開拆也書且
不留何由有金五萬貫以五萬貫之金須用兩人擎
擔必不輕付須有管押之人今岳飛旣死無由考證
然天地鬼神實鑒臨之又邸報坐到岳飛案欸在酉
年春末罷兵柄入樞府之後飛發書來潮陽在申年
冬末時獨總兵鎮上流也謂之交結叛將可乎况來
書未嘗啓封復還之邪且諸將總兵在外每因職事

咨稟廟堂諸公必有書答之飛最遠書辭最勤已前有書往還者皆謂之交結叛將可乎此不待辯而可明者以事體頗重不得不一言也

一士懷辛永宗赴闕各有賄遺請求 辯曰某戊午

十月末罷政知紹興府冬至節士懷以宗司瑞露酒十壺見餉十二月得請奉祠寓居能仁寺過歲某始生之日懷又以十壺見贈適淮上諸將送糟淮白數頭兔犯十餘隻鶴犯十數對遂以白魚二頭作一合兔犯二隻鶴十隻作一合復贈士懷蓋所以爲答也某是時杜門謝客至正月末聞士懷遣其子不議來

訪某嘗差不議權浙東屬官故烈衣直入書院見余云大人被差朝陵近催促甚急緣腹疾未能起發而舉市無附子令稟覆如宅庫有附子覓數枚某尋以附子十枚送之此所謂賂遺也二月初士懷來相別坐未定謂余曰昨日得臨安相知書云相公差知臨安非晚命下某聞之駭然謂懷曰渴疾如此公所親見如何遠適公赴闕便當奏事上不問則已萬一問及切告公以某所苦未愈奏之庶幾可免此外別無一語是晚懷有簡借坐舡至蕭山某回簡謝之因言適所奉懇舉家休戚所係幸公留念蓋欲以疾苦奏

知此所謂請求也又數日辛永宗相訪云被差京畿提刑非晚前去且言相公必有重擔子與他擔負聞已有消息矣其言與士褒相符聞之憂甚亦謂永宗曰公過闕必對上不問卽已萬一問及幸公以某疾苦未愈奏之永宗曰會得會得至如時遺之物雖滴水無之某平生立朝行己自有本末何至與此輩相往還永宗挾舊怨且以某在紹興府待之不以禮故撰造此說以相擠陷爾如某以渴疾自引至於再三方蒙矜允恩意深厚禮數優渥君臣之間初無間隙至奉祠養疾尤荷眷顧之意是時亦未有論擊者不

知所犯何罪未委何爲請求此不必質於天地神明士大夫所共知不待辨而明者以其事近卑猥故復言之

一盜用都督府錢十七萬貫 辯曰某以甲寅八月初除知樞密都督川陝荆襄軍馬旣正謝奏乞先降錢一萬貫通激賞次日朱丞相勝非將上進呈曰旣開府便要錢用尋降錢一萬貫付庫收椿差使臣二人專監屬官兩員提舉凡一行公用什物之類及使人出入間探之費皆出此錢收支請領各有所司畫一中乞入蜀犒軍蒙支錢五十萬十萬在庫藏變易

金銀寄椿俟臨行交割此物元不會出庫至九月末留拜右相泊扈從親征回遂以左藏庫寄椿錢五十萬支付韓世忠貼充大禮賞給既兼諸路都督軍馬府庫官屬不改逐月請雜支用及食錢之類節次下左藏庫關請二年之間不過三二萬貫而已自有提舉及監官主管收支文歷可考也初以二相兼督府一在內一時出視師謂之行府有相專在外凡朝廷應副督府錢物盡歸行府無慮千萬而在內督府所總止於前數既無所管之錢不知從何盜用泊某再相督府已罷舊監庫使臣者猶在密院偶因事斥去

作處州兵鈴後見言章有十七萬之說郡中廣坐憤然厲聲謂守倅等曰自初建督府以至減罷首尾監庫唯某一人若謂趙相私用庫錢一十七文亦無之某又不是趙相處得意之人將某趕出來事有不平難為忍受人雖不知某便不知天地神明亦須知此語頗流傳也此事初出於呂祉得於一要人達之之言者前來章中已有此事要人之意欲重人之罪恐其復來爾如親奉玉音之語及資善堂汲引親黨之謗皆出於此使某十年遷謫百口流落率由是也某常謂怨嫌之禍小忌嫉之禍深自古皆然怨嫌之

禍既釋即已忌嫉之禍無有已時此其可畏也

一資善堂汲引親黨 乙卯春資善既建同列留身

奏事退謂某曰適得旨傳令相公擇資善堂官一員

言才出口某曰今士人中學識淵源人物蘊籍可以

為師範無如范冲者此言應口即答未嘗出於思慮

當時止為得旨擇人若謂有他意則皇天后土實鑒

臨之退亦思之恐涉嫌謗又念古人內舉不避親之

義於是言於上自信弗疑不慮後患此則某之罪也

命下范冲力辭且言獨員終日在內恐涉嫌謗遂又

進擬朱震二人更直舉朝內外皆以為得人後因臺

諫諸人奏事上盛談二人之賢諸人奏曰天生資善

官二人無與比者翌日上以臺諫之言語執政顧某

喜動天顏某亦以此自喜不知為今日之患也然又

有一事最為切害跡狀靄昧無以自明此所以摧心

飲血負屈銜冤抱恨無窮死且不忘也某丁巳秋再

相適岳飛入朝奏事翌日上曰飛昨奏奏乞立皇子

此事非飛所宜與某奏曰飛不循守分乃至於此退

召飛隨軍運使薛弼諭人曰大將總兵在外豈可干

與朝廷大事寧不避嫌飛武人不知為此殆幕中村

秀才教之公歸語幕中毋令作此態非保全功名終

詳

始之理弼深以爲然曰當子細諭飛且語幕中諸人也若謂某結飛使之爲此寧肯使人諭止之前譖者謂某汲引親黨僥倖他日後譖者謂某結飛欲以兵脅朝廷嗚呼讒人之言一何酷邪此自古人君惡聞之者殺身滅族之禍也尙賴君父慈憐得保首領非其幸歟萬一再見天日當瀝膽披肝一訴始末然後退就鼎鑊無憾矣嗚呼皇天后土實臨鑒之

辨誣筆錄卷一畢

采石瓜洲記

宋潼川蹇

駒瑛

綿州

李調元

兩

定

紹興辛巳金人渝盟先是遣使賀天中節登對出悖語要將相大臣乞割兩淮襄漢之地朝廷駭愕上命宰相就都堂宣其悖語侍從臺諫備邊之策宰相又宣聖語今日更不問和與守只問戰當如何金已提兵駐汝州之温湯示渡江漢從上流以窺吳會朝論欲遣成閔提禁衛萬兵守襄漢中書舍人虞允文言今金爲疑形形我上流不足慮直恐盡撤禁衛之兵萬一金出兩淮異日何以應之不

從遂除成閔湖北京西路制置使以行未幾金還
汴京

九月金以重兵五萬號五十萬出淮東時劉錡爲淮
南浙西江東西路制置使京畿淮北京東河北東
路招討使拒之於楚州清河口金又以精銳從壽
春渡淮清遠軍節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建
康府駐劄御前諸軍統制王權拒之自淮退走次
合肥次柘臯而中軍以次濡須口事勢益危急
十月丙辰允文率四五侍從白宰相謂權奔走退師
已臨大江口和州必敗歟事而權又誑朝廷退師

蓋欲致金深入自當具衝使李顯忠出其左邵宏
淵出其右夾攻之允文具疏其謬朝論猶幸權一
戰不主允文語

丁巳報權渡江朝廷震駭

戊午遣樞臣葉義問督視淮江允文爲叅贊洪邁馮
方等俱在幕府

庚午允文陛辭上勞曰卿詞臣不當遣然以卿洞熟
兵事姑爲朕行上又曰朕固知和議之不足恃二
十餘年宮中錢物不敢輕用毫積寸累以爲今日
之備適義問亦以錢帛爲請朕已從內藏支付九

百萬矣卿須錢奏來朕所不敢借但患事不立耳
辛酉錡兵敗自楚州盡棄淮東之地金騎躡錡至皂
角林瓜洲之前錡將員琦拒之小捷錡以病過江
允文次鎮江見錡問病因問今日事勢如此相公
何以爲教錡謾言曰兵凶器戰危事聖人不得已
方用之允文曰今金人席卷兩淮瞰長江我有腹
心之憂今日用兵莫當得一個不得已否乎錡又
曰錡直是不愛作他官職待告廟堂將制置招討
兩印納了允文笑曰相公不愛作他官職大是高
節但今國事如此自權敗事朝廷恟懼九重方有

蒙塵之憂相公欲爲此印何處繳納錡語塞

十一月己巳金兵次采石

壬申錡將劉汜敗於瓜洲知建康張壽益告急

甲戌督府次建康夜被旨罷權促赴都堂議事命允
文持書招池州駐劄御前都統制李顯忠會采石
以權兵授之

乙亥允文徑趨采石中路王權敗兵絡繹於道允文
採聽其言皆曰昨王權淮上只聲金不聲鼓蓋權
惟事走爾吾屬隸殿司馬今王權敗事棄馬奔軼
我輩徒走雖有技無所施相與哭於路旁

丙子允文遂宵征未到采石十五里間已聞北兵鼓聲震地行道之人曰金人以今日過江從者相視震恐皆曰事已至此舍人欲何之允文顧謂侍者曰吾此行繫廟社安危事之濟否當以死報君父鞭馬疾行午後至采石卽走岸口望北岸賊硬寨彌望逾數十里賊瞰江築高臺植黃綉旗各二中張黃蓋金躬擐甲據胡床手執紅旗指揮逆旅又酌金盞飲諸酋以酒

先一日金刑白馬牛羊豕各一祀天與諸酋歃血爲盟決意以是日渡江而我軍星散無紀律允文

遣人招一二統制官勞問次因訪問權所以致此之由皆曰權驕不恤士卒非金之善勝權望敵奔走未嘗履行陣耳允文曰汝輩今可一戰乎衆人笑指北岸曰那邊體面怎抵當公徐曉之曰敵萬一過江江南席卷無措足之地汝輩雖走欲何之今控大江地利在我不如死中求活耳且朝廷養汝輩三十年乃不能一戰以報國乎衆皆曰顧未嘗不欲戰奈無當頭者允文覺其言可動倡言汝輩止緣王權謬妄抵此今朝廷別差官管此軍矣衆愕立曰差甚人允文諭之曰我亦朝廷官朝廷

差我來喚池州李顯忠交此軍事顯忠如何衆合
辭曰如用顯忠得人矣允文曰我本來視顯忠交
領軍事權旣去顯忠未到適虜今日謀渡江當與
諸公戮力一戰官家發內藏金銀盡在此并給官
誥如節度承宣使已次某帶來看有功卽書填賞
不踰時衆皆曰如此却有分付當效命諸統制趨
出遞相告語須與合軍皆曰有分付好廝殺稍間
諸將如張振王琪戴阜時俊盛新等復來卽指盡
列馬步軍成陣分戈船爲五以其二傍東西岸行
其一駐中流載精甲以待戰其二藏小港以備不

測擺布僅畢北岸麾衆渡江呼聲動地有頃七舟
泊南岸敵遵陸以官軍步戰我師少却允文時跨
馬往來陣間督戰見統制時俊撫其背曰汝素以
勇聞平生果決今顧怯懾耶俊回顧曰舍人在此
卽挾兩刃入陣盪擊我軍麤戰敵不能支又疾麾
戈船併進斷賊後岸上敵衆卽投戈降先是敵意
直恃衆欲逕跨江而渡故所用多小舟士卒滿載
迫窄雖有器械無所施設而我之戈船檣壁樓櫓
甚壯士卒用命遇敵船則衝撞劈斫所向全舟沉
沒水爲之不流天色向晦敵猶未退會淮西潰散

官軍有從光州轉江而至者三百餘人允文撫勞授以旗鼓自山後轉出敵以爲援兵至遂引餘兵遁去或欲益進水軍掩前令敵兵不得去允文以爲歸師勿遏况敵懸師入寇多寡之數與我相懸若我軍小衄技窮明日遂無兵相支吾止命強弓弩襲其後追射之敵兵多傷至夜師旋計其岸上之屍凡二千七百餘人殺死萬戶一人生獲千戶五人女真三百餘人死於中流者不勝計允文撫勞將士具捷聞朝廷諸將環坐見允文旁側樞府吏趨走甚恭方憚懼往往間起間吏舍人甚官職

對此虞中書朝廷侍從也諸將趨下拜曰曩意舍人是閤門宣贊爾豈有文臣騎馬往京行陣乎允文執其手曰諸公何言相與共安危死生同之期於破賊以報國家允文因諭曰敵今雖敗然逆黨尙衆明日必復來乃謀令士卒夜渡江近北營箭力之所不及卽以礮石繼船爲障又遣統制盛新以兵遏楊林河口先是虜得和州卽自巢湖造船自楊林河出大江允文又意敵必以奇兵出此間我之不意故先遣新督兵遏之

丁丑北岸金衆壁立我師以神臂挽強弓射之賊衆

披靡繼遣火船燒賊戰艦煙焰漲天少頃金主忽
麾軍下臺從陸遁走是日金人命偽叅政李通跪
臺上口占辭爲僞詔遣張千校尉駕小舟來諭王
權謂將提兵往瓜洲又似與權有先約允文以其
策雖出於用間然不可不以朝廷已行遣王權之
事報之絕其覬望偶顯忠至卽與顯忠議以書報
之曰昨王權望風退舍使汝臬張至此今朝廷已
將權重寘典刑今統兵官李世輔曩嘗捉二子今
易名顯忠是也參謀前日奉使以一箭破的虞舍
人是也汝欲瓜洲江渡江固有以相待無多詞見

誑遣所獲女真奴婢二人賫往繼遣探騎五十過
江知敵果退走揚州與瓜洲兵合矣允文謂顯忠
曰賊從采石之敗提大兵往瓜洲京口無戰備我
欲行患兵少今采石敵旣喫脚手不敢復此窺伺
又長江邊面分屯防禦雖多其實緊要不過數處
都統能任責輟一兩處兵馬應副如何顯忠曰惟
舍人之命允文卽移時俊兵馬於馬家渡令顯忠
兼守之輟李捧全軍一萬六千人又分戈船百艘
來會京口

庚辰允文次建康見義問知府尙書張燾聞允文至

步行來問勞甚勲曰燾所謂賴公之庇昨金人
要初十來此會餅不知置燾何地諸公議遣往迎
京口燾曰虞侯采石之勝敵已破膽是行無以易
公允文笑曰允文固當行然憶俚語云主人得鼈
於江欲計殺而食之烈火使釜水百沸橫竹稍其
上與鼈誓曰能渡此活汝鼈知主人以計殺之勉
力爬沙渡竟主人扣鼈曰汝能此甚善更爲我渡
一遭我欲觀之僕行得無類是乎諸盛大笑是日
泰州已告急允文入劄子論江上事宜曰臣伏
陛下孝德仁恩遠追堯舜天心人意無不助

位之詔初下將士無不感激恩奮况臣孤以
希世非常之遇欲報之心神實臨之方江介
陛下宵旰未復常膳臣仰首霄漢之上豈勝憤
此身如葉恨不捐糜比者采石之戰臣與統制官
大破金軍俘斬既衆遂走金人而盡焚其舟皆
宗社之休陛下威令神算之所及臣不勝幸甚嘗
兩具其本末奏知必已仰塵睿覽及臣還建康沿
江之北百餘里無復一人一騎敵之氣索矣臣至
采石探知金人引兵會於淮東見開河於第二港
艾陵之水通出船筏以窺京口李顯忠到軍卽與

之商量分移時俊軍於馬家渡而顯忠兼守之輟
李捧一全軍又分采石戈船百艘來援京口督府
又留楊存忠邵宏淵同力防扼庶保萬全蓋臣以
諸處探報知敵兵不多於官軍但彼合而我分故
強弱之勢若相異自敵得兩淮其力漸分糧草乏
絕人馬多病死故意急急於采石之戰大敗又將
僥幸於瓜洲今我之精兵聚於京口持重以待之
一戰而勝金人歸遁無疑矣臣再聞士夫之論謂
采江渡網沙夾馬家渡大城皆以爲可憂臣因親
行江上知其說謂爲不然蓋敵自和州可以出舟

於大江者止有一楊林河而已與采石相對餘皆
下流無河道與大江相通近李顯忠探得楊林河
中見今別無敵船又官軍戰艦皆守河口下流諸
渡非所憂也方金人往和州窮日夜之力造船意
爲必有過人者故采石之戰官軍所用船才五之
二以其三寘上流及天色垂暮敵敗而走又不敢
大段追襲防其戰艦出於不測也今乃止百十小
船無襲蓋遮掩和州渡口所用者便欲以當戈船
臣知其伎倆已盡無能爲矣初敵涉淮不旬日直
抵大江之北臣詢之將士質之道路之言皆云劉

九
錡王權未嘗敢與接戰逡巡引避有一日走數百里者非戰而不勝之罪也以此月八日之戰當諸軍扶傷奪氣之餘而舊將已去新將未至正人情危疑中尙能大破賊軍擊走敵人使建康蕪湖間民皆奠安者士卒倚王人之重得以肆力於一戰也自顯忠到軍臣與之欵知其忠義敢前無彼我心徃日見士大夫憂其反覆於臣觀之能立大功以報陛下者必此人也臣願以身任之今淮西之城猶云不守而廬濠等州山水寨民兵多近近又漸復無爲軍巢縣一帶已令池州官軍分屯守之

則裕溪大信口無敵船入池黃之境可固而采石上下必保無虞臣切料之只得京口一捷則江介之憂可去而兩淮之復度不甚費兵力矣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况於萬乘之君而可履險臣嘗兩次口奏乞車駕且駐臨安亦蒙聖慈采錄其說今願陛下特審宸慮少緩六飛之發以須金人之奔北而徐圖之天下幸甚臣不勝惓惓憂君之誠惟陛下裁察

癸未允文至鎮江謁劉錡病已革允文問疾勢如何錡執允文手曰休問疾如何朝廷養兵三十年我

輩一技無所施今日成大功乃出於一中書舍人
我輩愧爾當死矣先遣一介報秦州連日大風未
能行允文與楊存中成閔謀曰賊已瞰江當日嚴
守禦之備今舟船方繫岸萬一不堪駕用誤事宜
令戰士登舟按試且采石之敗虜氣已索欲問我
不意是以來此今我反出其不意示以有備

辛卯次州漑是時止有戰船二十四隻相繼李顯忠
所遣戈船亦至戰士踏船繞金山上下洞泝如飛
北岸諸酋皆憑壘縱觀曰南軍爲備張設如此時
瑄已次揚州急遣人報金主跨馬卽至列坐諸酋

會議一酋前跪曰南軍有備未可輕舉向觀所用
舟楫迅駛如飛此寧能當之且采石江面視此爲
甚狹而我軍尙且不利不如徐爲謀以間其隙瑄
震怒拔劍數之曰汝罪當死數矣我不卽誅汝今
沮吾軍事誰可恕酋哀懇久之瑄曰赦汝汝率諸
酋旦日各將戰船百艘約五日必絕江違令先斬
汝諸酋退曰南軍有備豈宜輕舉輕卽送死今主
以險狠拒諫吾等有言不從必殺我不如先下手
爲強也遂定謀殺之

乙未夜作南軍劫寨直至瑄寢帳前後皆其親兵誰

何諸酋云汝安往諸酋諭之曰我欲帳中幹事親
兵縱諸酋入引弓射帳中金被箭躩起猶挽弓欲
射已而問曰你是江南人自家人應曰自家人即
卑辭祈懇曰汝殺我今日之命懸汝等必殺我速
得死爲幸然我自去年十月至今日作無道理事
宜汝等之殺我也諸酋連以數箭斃之兼殺侍寢
妃花不如等五人併殺梁大使郭副畱馬韓欽哥
李康政四人者皆爲敵謀南犯者花不如長安貧
家女慧麗專寵凡打球縱獵出入無不從之明日
諸酋遂麾軍退屯三十里是日北人田政以其死

報我師繼遣探騎偵敵虛實知敵果移屯

十二月己亥以其殺聞朝廷北人亦懼其主死欲按
甲保境移文關報事聞朝廷遂議發允文見行在
所稟事宜是時敵雖移屯兵尙駐東淮

甲辰允文至行在所上慰勞有加允文奏曰此廟社
之靈陛下之英斷將士用命臣何力之有臣是行
惟知以一死報國死職亦臣子之常事上嘉賞再
三有旨第采石之功統制官張振時俊王琪盛新
戴臯以功績顯者已推賞特與階官上更各轉三
官其餘將士令李顯忠等保明取旨推恩允文奏

宋石州記
十一
曰昨采石事勢可謂危急臣識振等行伍間許以重賞振等效死力戰致敵人沮索弒死今三官不足以酬勞乞回臣在身官職以賞振等上曰朕曉得向江上甚風色得他輩宣力其功豈可忘尋有旨張振等就已轉三官落階官除正任承宣并觀察等使允文繼入文字論列今車駕進發而敵延蔓在淮東西而鎮江方對賊壘今當督淮上之兵斷敵之歸路徐發鎮江等處兵馬掩襲之舉可無噍類上深以爲然仍命允文至淮上措畫而諸軍先已過江矣上至建康朝議欲用張浚爲淮西宣

撫使楊存中暨允文爲副浚懇辭朝廷又欲除楊正使而以允文副之金安節劉琪舍人等繳駁以爲用存中不當事寢而允文遂有宣陝之命舍人虞侯平日雍容退然儒者臨國家大安危乃奮然以忠義殉國建振古不可及之功駒以門下士獲侍燕閒并從幕府諸公間或聞此事甚詳退錄之以報里中新友云

附錄

紹興辛巳親征手詔

朕履運中微遭家多難八陵廢祀可無坯土之悲

二帝蒙塵莫續終天之痛皇族尙淪於沙漠神京
尤汚於腥膻銜恨何窮待時而動未免屈身而事
小庶期通好以息兵屬戎虜之無厭曾信盟之弗
顧怙其篡奪之惡濟以貪殘之傷蒼天九重以高
明爲可俛輒因賀使公肆嫚言指求將相之臣坐
索漢淮之壤吠堯之犬謂秦無人朕姑務於含容
彼尙飾其奸詐嘯厥醜類駟吾善良妖氛浸結於
中原烽火遂交於蜀道皆朕威不足以震疊德不
足以綏懷負爾萬邦於茲三紀撫心自悼流涕無
涯方將躬縞素以啟行率貔貅以薄伐取細柳勞

軍之制考澶淵郤敵之規詔旨未頒懽聲四起歲
星臨於吳分冀成淝水之勳鬪士倍於晉師當決
韓原之勝尙賴股肱爪牙之士文武大小之臣戮
力一心捐軀報國共雪侵凌之恥各肩恢復之圖
播告遐邇明知朕意

進發手詔

朕以金人渝盟侵犯王畧肆頒詔旨躬往視師久
矣戒嚴屬茲進發凡遐邇股肱之郡大小文武之
臣宜體朕心各揚爾職毋縱姦宄毋虐善良毋事
征求毋攪獄市內則輯寧於封部外則式遏於寇

攘共濟大勲永底丕乂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諭中原并諸國手詔

朕念中原赤子及諸國等人久爲金人暴虐役使科斂或進爲奴婢已無生意又指吾舊疆百姓爲宋國殘民蹂藉殺戮無所顧惜朕聞之痛心疾首是用分遣大軍並進以救爾於塗炭想聞王師至必能相率歸順朕不惜官爵金帛以爲激賞若係有官之人並依見今元帶官職更不減口其有以土地來歸或能攻取城邑除爵賞外凡府庫所有悉以給賜朝廷所留唯器甲文書糧草而已如女

貞渤海契丹漢兒一應諸國人能歸順本朝其爵賞賜並與中國人一般更不分別內燕北人昨被發遣歸國者蓋爲權臣所誤追悔無及今雖用事並許來歸當加爵賞勿復疑慮朕言不食有如皓日

閱古人傳記外志最苦史筆庸下若此乃鐵中錚錚者金先海陵紀甲子會舟師於瓜州渡其以明日渡江乙未浙西兵馬都統制完顏元宜等反帝遇弒以此書補之不啻左氏之傳春秋也是書向無刊本傳抄謬悞甚多偶於馬雲灑

齋頭借得善本云從南宋太廟前尹家舖行去
影摹而得者讎勘精良爰卽以付削氏又余嘗
見虞允文手書釣堂帖吳匏菴跋謂采石之戰
日星晦蒙江水震蕩功烈赫然疑其平日爲人
有暗啞叱咤千人皆廢之狀乃觀其手帖詞語
詳雅氣象雍容乃真一書生耳暇日憶此帖復
快讀此書犀觥爲之頓盡乾隆戊子九月十三
日梅谷陸烜識

采石瓜洲

記終

齋頭借得善本云從南宋太廟前尹家鋪行本
影摹而得者儼勤精良爰即以付訓氏又余嘗
見虞允文手書釣堂帖吳範菴跋謂采石之戰
日星晦蒙江水震蕩功烈赫然疑其平日爲人
有暗啞叱咤千人皆廢之狀乃觀其手帖詞語
詳雅氣象雍容乃真一書生耳暇日憶此帖復
快讀此書犀觥爲之頓盡乾隆戊子九月十三
日梅谷陸垣識

采石瓜洲

記終

